

封面 宽窄巷 活法

活法

寻找人生的境界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故乡。它永远都是那么温暖，那么厚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许你离它越来越远，你能亲近它的次数也越来越少，但它却会在你的心中越来越清晰。那些年少时的故事，那些平静的午后，那些在懵懂中成长的长日子，你只会记得它从前的样子，你会因为偶然听到它的名字而心跳，就像初恋时那样的惊慌，你会因为一首土到掉渣的家乡民谣而泪流满面……

——方言民谣歌手张宇

当方言遇上民谣，再加上麻辣摇滚，这就不只是厉害，堪称绝味。

宜宾人游淼，组建衣湿乐队，用母语宜宾话创作独特的“四川方言民谣”，异样而红。作为内地独立音乐的一朵“奇葩”，衣湿乐队六年发行了两张原创专辑，从初期戏谑，调侃，自黑式的翻唱，到后期深沉、自省，人文气息渐重的原创，衣湿完成了四川方言与民谣和摇滚乐的完美融合。

令人讶异的，乐队主唱游淼，职业却是兽医。

还有比游淼大两届的高中校友张宇，这是个在成都守着一家琴行、做原创民谣的执拗超哥。他从2007年开始作音乐，玩摇滚，直到近两年开始做民谣。他说，找到了生命的归宿。

游淼的专业是兽医，张宇的专业是法学，他们的**原创方言民谣之路，看似突兀，却是殊途同归。**他们不经意中唱起的是儿时乡音，却妥妥地戳中了浓浓的乡愁。

白天是兽医



衣湿乐队在演唱中。

晚上是方言民谣歌手

词曲：张宇

民谣四曲

无论我走得有多远 故乡都会在那里等着我

和游淼一样，现居成都的张宇也是吃着燃面，踩着长江水长大的。离故乡只有200多公里的距离，张宇的乡愁似乎还要浓些。

一首《清不倒》是完全用宜宾话来创作和演唱的，所有的歌词及发音都是纯正的宜宾话，张宇说：“所有的方言都博大精深，我只想为宜宾话的发扬和传承做点事，也希望能为打拼在外的宜宾人抚慰一些思乡之愁，听到这首歌，能亲切地会心一笑，不管你在外厮咋个搞，乡音才是最好。”这些歌曲一出来，就可以看到很多不认识的人在下面留言，说听到宜宾话的歌，很激动也很暖心，会忍不住在下面留下几句宜宾话，爽一爽。

年少时，张宇的音乐之路带着几分抗争。他自述在重点高中里，算是成绩不好的孩子。弹吉他，玩音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第一把吉他是用存的压岁钱偷偷买的，150元，买了以后偷偷带回家，塞到床底下，每次锁门假装看书的时候就拿出来偷偷练习，一练就是三四个小时，声音要压得非常小才行。高中时偷偷弹家里不知道，上了大学组建了乐队，家里就知道了，虽然反对得不强烈，但也不支持，直到他们受邀参加了电台的演出，父母才开了绿灯。如今他开了一家自己的琴行，教学生，搞方言民谣创作，觉得是最适合的人生。

谈及对故乡的情绪，张宇说：“故乡就那么静静地矗立在你内心的某个角落，你也许不会轻易想起它，但它却是你每次孤独或挫折时最坚实的依靠。故乡的改变，对我冲击是最大的。环境的改变，街道的变迁，最大的是人事的改变，以前承载回忆的地方在慢慢消逝，朋友也不再是年少轻狂的心态，因为各自有各自的牵绊，大家很难回到当初的那种感觉。很多时候回到家，又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，熟悉的地方不在了，朋友又不在了身边，城市里的主力军又换了一批人，一批和我们不一样的人，用不同的形式，在诠释青春，熟悉和陌生感同时存在。我们长大了，我们离开了，可我们的灵魂与欢笑却会永远留在记忆中的故乡，无论我走得有多远，它都会在那里等着我。”

演唱方言摇滚 把故乡的气息演绎到极致

衣湿乐队的宜宾方言民谣《走远了》，听的人笑了又哭了，过去的时光，走远了就回不去了。

谈及创作过程，游淼说：“就像‘铲铲’并不是指铲子，‘走远了’，在四川话里也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。这是一个用法很宽泛的词语，几乎可以用在任何的场合：当你打四川麻将血战到底只剩最后两家，而你还没有叫胡但别人已经清一色，可能这盘又走远了；中学逃课自习去网吧，中途收到同学通知班主任查岗，气喘吁吁跑回教室，‘这次走得有点远’；说起曾经很熟却久未联络现在据说变化很大的同学（比如我），多半都会这么说：‘他啊，他现在走远了’。”

游淼说，曾经很纳闷，一直在思考为何四川人会用“走远了”这个词来表达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？首先想到的是因为四川人大都不愿意去太远远的地方生活，除非是被迫外出务工——这大概能用“走远了”形容吧。另一方面，蜀地生活的安逸困透全国闻名，倘若留在家乡享受安乐，怕也是难得有一番作为的吧。巴蜀之地人杰地灵，不乏才华过人的有志之士，大多也必须离开四川的安乐窝后，方能有所突破，闯出一片天地——那么，用“走远了”来形容混出头了、脱胎换骨，也就不足为怪。

于是，他大胆地得出了结论：“走远了”这个词，正是表达了川人对家乡的既爱又怕的微妙感情：爱的是家乡的山水景物、美食、麻将、朋友三四，怕的是在这安乐窝里虚度光阴。远离故土，也许水土不服、胃口难调，但有无数的未知在前方；留守家乡，然而未来却仿佛可以从二十郎当岁一路看到终点，唯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哪一种选择，都没有问题，只是需要问清楚自己：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

游淼说，离开家乡10多年，他见过很多很多走远了的人，有求学毕业以后留下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，也有举家迁出开个小馆子辛苦经营的生意人，有做装修的90后木工师傅，也有资产过亿的商界精英……无论走到多远，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，他们都忘不了家乡的旧友，改不掉一口乡音，对回锅肉、火锅、燃面、凉糕，都有着执着的偏爱，无法割舍。于是，他写了这首《走远了》，送给自己，也送给所有漂泊在外的巴蜀儿女。歌名和歌词，可以按照任何一种理解去聆听和感受——因为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哪个理解才是正确的。

游淼说，内地的方言音乐其实一直没受到太多重视，虽然二手玫瑰乐队、尧十三等方言音乐人在商业上已很成功，只是他们的音乐接近普通话，特色的方言歌曲其实很少。相反，许冠杰、黄子华等粤语歌手用俚语创作和演唱，让歌迷领略到了方言的无穷魅力。“这次我们尝试用方言摇滚的形式演唱《走远了》，就是想扭转大家对方言歌曲的刻板印象，方言歌曲不仅意味着乡土气息，它也可以跟普通话歌曲、英文歌曲一样，很抒情，很走心。”

这是他们对音乐的探索，更是对故乡深深的爱意。

衣湿乐队《走远了》

好久都没一起喝酒了，上次喝酒的时候，你好像还欠我点钱，你又在悄悄地说，打算不还了吗？哥子，改不掉的，一口乡音那是川人对家乡的既爱又怕的微妙感情。



封面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最新资讯

封面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.thecover.cn



7月1日，衣湿乐队与成都说唱歌手谢帝合作演出。



张宇在演唱。



4月30日，衣湿乐队参加峨眉山佛光花海音乐节演出。

《流杯池》

词曲：游淼

人生阴差阳错录 考进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

85后的宜宾小伙游淼，是网红乐队“衣湿”的主唱。这支致力于将方言歌曲世界化的民谣乐队，队员身份变幻莫测。有前警队警花、有老师，有出入境检验检疫人员，也有粤剧团的打击乐手。而在工作时间内，游淼的身份，是位在珠海工作的兽医。

兽医每天的工作场景是怎么样的？检查屠宰场、检查家禽批发市场、检查动物养殖场、检查动物医院，发现违法行为要进行行政处罚。“现在不是暑假了嘛，好多人要带宠物回家，坐火车、飞机需要检验检疫证明，我就是那个出证明的。”游淼的人生充满戏剧冲突，高考本来填的计算机，阴差阳错录进了农业大学的兽医专业，从本科念到了硕士。在珠海碰到了志同道合的林权宏组建了乐队。因为一个是兽医，一个是老师，乐队名字取谐音就是衣湿。

白天的工作结束后，游淼回家开始干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或者写歌弹琴，或者录音。每周三和周六，乐队会聚在一起排练。为了兼顾队员们上班，演出一般在周末，大家周五晚上出发，奔赴全国各地，周日晚赶回珠海。对于游淼来说，乐队像是一个终身的事业，也是一个倾注了巨量心血的创业项目。一个项目要是在经济上是亏损的，那一定是不可持续的。因为成员都是有工作的成年人，如果你到三四十岁了还要为你的爱好支出很多的金钱和时间，那你绝对是无法维持家庭的稳定的，持续发展也就不可能了。所以会在整个运作方面盘算清楚，让乐队在经济上可以自立，才能不间断地发展下去。

在舞台上，游淼喜欢戴个黑色墨镜，娴熟地吹着陶笛，他唱起保存了古代入声字的宜宾方言，味道很浓。台下的粉丝们，尖叫着，挥舞着荧光棒，川南的方言，不是每个观众都能听懂，但有的人却听得泪流满面。因为日程太满，这个宜宾小伙已经有四年没有回过家，成了一枚典型的游子。家乡燃面、猪儿肥的味道，很多时候，他只能在民谣里重逢。



7月1日，衣湿乐队专场成都站吸引众多粉丝到场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 武明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